

元曲選

第二册



元曲選目錄

漢官秋.....	一	來生債.....	二九四
金錢記.....	一四	薛仁貴.....	三一五
陳州糶米.....	三二	牆頭馬上.....	三三二
鴛鴦被.....	五三	梧桐雨.....	三四八
賺蒯通.....	七〇	老生兒.....	三六五
玉鏡臺.....	八四	硃砂擔.....	三八六
殺狗勸夫.....	九八	虎頭牌.....	四〇四
合汗衫.....	一一八	合同文字.....	四二一
謝天香.....	一四一	凍蘇秦.....	四三六
爭報恩.....	一五六	兒女團圓.....	四五四
張天師.....	一七五	玉壺春.....	四七四
救風塵.....	一九三	鐵拐李.....	四九〇
東堂老.....	二〇六	小尉遲.....	五一二
燕青博魚.....	二二九	風光好.....	五二六
瀟湘雨.....	二四六	秋胡戲妻.....	五四二
曲江池.....	二六三	神奴兒.....	五五七
楚昭公.....	二七七	薦福碑.....	五七七

謝金吾.....五九六

岳陽樓.....六一四

蝴蝶夢.....六三二

伍員吹簫.....六四七

勘頭巾.....六六八

黑旋風.....六八七

倩女離魂.....七〇五

陳搏高卧.....七二〇

馬陵道.....七三三

救孝子.....七五六

黃梁夢.....七七七

揚州夢.....七九四

王粲登樓.....八〇七

昊天塔.....八二七

魯齋郎.....八四二

漁樵記.....八五九

青衫淚.....八八二

麗春堂.....九〇〇

舉案齊眉.....九一四

後庭花.....九二九

范張鷟黍.....九五〇

兩世姻緣.....九七一

趙禮讓肥.....九八七

酷寒亭.....一〇〇一

桃花女.....一〇一五

竹葉舟.....一〇四一

忍字記.....一〇五九

紅梨花.....一〇八〇

金安壽.....一〇九三

灰闌記.....一一〇七

冤家債主.....一一三〇

傷梅香.....一一四六

單鞭奪槩.....一一七二

城南柳.....一一八七

諱范叔.....一二〇〇

梧桐葉.....一二二一

東坡夢.....一二三四

金線池.....一二五一

留鞋記·····	一二六五
氣英布·····	一二八〇
隔江關智·····	一二九九
劉行首·····	一三二一
度柳翠·····	一三三五
誤入桃源·····	一三五三
魔合羅·····	一三六八
盆兒鬼·····	一三八九
對玉梳·····	一四一〇
百花亭·····	一四二五
竹塢聽琴·····	一四四二
抱粧盒·····	一四五六
趙氏孤兒·····	一四七六
竇娥冤·····	一四九九
李逵負荆·····	一五一八
蕭淑蘭·····	一五三二
連環計·····	一五四三
羅李郎·····	一五六七
看錢奴·····	一五八四

還牢末·····	一六〇八
柳毅傳書·····	一六二五
貨郎旦·····	一六三九
望江亭·····	一六五六
任風子·····	一六七〇
碧桃花·····	一六八四
張生煮海·····	一七〇三
生金閣·····	一七一六
馮玉蘭·····	一七三七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雜劇

楔子

〔冲末扮劉天祥搽旦楊氏正末劉天瑞二旦張氏休兒同上〕〔劉天祥詩云〕白雲朝朝走，青山日日歸。自家無運智，只道作家難。自家汴梁西關外人氏，姓劉名天祥，大嫂楊氏，兄弟是劉天瑞、二嫂張氏。我根前無甚兒女。止天瑞兄弟有個孩兒，年三歲也。喚做安住。我那先娶的婆婆可亡化了。這婆婆是我後娶的，他根前帶過一個女孩兒來，喚做醜哥。我這兄弟和社社長交厚，曾指腹為婚。社社長根前得了個女孩兒，喚做定奴，也三歲了。他兩個可是兩親家。如今為這六料不收，上司言語，着俺分房減口。兄弟你守着祖業，俺兩口兒到他邦外府，趕熟去來。〔搽旦云〕俺兩箇年紀高大，去不的了。〔正末云〕哥哥和嫂嫂守着祖業，我和二嫂引着安住孩兒，趁熟走一遭去。〔劉天祥云〕這等你與我請將社社長來者。〔正末云〕我便請去。〔做請科云〕李親家在家麼？〔社長上云〕誰喚門哩？我開開這門。原來是劉親家，有甚麼話說？〔正末云〕俺哥哥有話。〔見科〕〔社長云〕親家，你來喚我，莫不為分房減口之事麼？〔劉天祥云〕正是。只因年歲嫌數，難以度日。如今俺兄弟家三口兒，待趁熟去也。我昨日做下兩紙合同文書，應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在這文書上，不曾分另。兄弟三二年來家便罷。若兄弟十年五年來時，這文書便是大證見。特請親家到來，做個見人也。與我畫個字兒。〔社長云〕當得當得。〔劉天祥念科云〕東京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劉天瑞，幼姪安住，則為六料不收。奉上司文書，分房減口。各處趁熟，有弟劉天瑞，自願將妻帶子，他鄉趁熟，一應家私田產，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為照。立文書人劉天祥，同親弟劉天瑞，見人李社長。〔社長云〕寫的是，等我畫個字。你兩個各自收執者。〔畫字科〕〔正末云〕既有了合同文書，則今日好日辰，辭別了哥哥嫂嫂，引着孩兒，便索長行。親家，我此一去，只等年成熟時便回家來。你是必留這門親事，等我回時，成就此事。〔劉天祥云〕兄弟你出路去，比不的在家，須小心着意者。有便頻頻的稍箇書信回來，也免的我憂念。〔正末云〕哥哥放心，您兄弟去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兩紙合同各自收。一日分離無限憂。辭故里往他州。只爲這田苗不救。可兀的心去意難留。〔正末二旦俵兒同下〕

〔劉天祥云〕親家。俺兄弟去了也。有勞尊重。只是家貧不能款待。惶恐惶恐。〔社長云〕這也不消。在下就告回了。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同下〕

第一折

〔外扮張秉彝同旦兒郭氏上〕〔張秉彝云〕自家潞州高平縣下馬村人氏。姓張名秉彝。渾家郭氏。嫡親兩口兒家屬。寸男尺女皆無。頗有些田地住宅。因爲東京六料不收。分房減口。近日有一人喚做劉天瑞。引着他渾家也是張氏。有個孩兒喚做安住。今年三歲。生的眉清目秀。是好一個孩兒也。我因見劉天瑞是個讀書的人。收留他在我店房中安下。也是他的造化低。誰想兩口兒染成疾病。一卧不起。小二哥說他好生病重。大嫂。噯。那裏不是積福處。你的舊衣服將着兩件。我的舊衣服也將着兩件。嚮望他兩口兒去來。〔同下〕〔店小二上云〕自家店小二的便是。這是張秉彝家店房。近新來有三口兒趁熱的。到這店中安下。不想他兩口兒患病。一日重似一日。人說我窮。他兩個還比我窮。莫說道他兩口兒迎醫服藥。連衣服也沒的半片。飯食也沒的半碗。怎麼將養得這病好。我如今不免扶持出來。看看他氣色。噯。也可憐。多分要嗚呼了也。〔正末同二旦俵兒上云〕自家劉天瑞。自從離了哥哥嫂嫂。到這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員外店中安下。多蒙這員外十分美意。並不曾將俺做那外人看待。爭奈自家命薄。染了這場疾病。一卧不起。二嫂怎生是好也。〔二旦云〕眼見的俺兩口兒這病。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拙婦熬煎。主家方便。相留戀。直着俺住到來年。誰想天不從人願。

【混江龍】俺則爲人離鄉賤。強經營生出這病根源。拙婦人女工勤謹。小生呵農業當先。拙婦人趁着燈火隣家宵績紡。小生呵冒着風霜天氣曉耕田。甘受此三饑寒苦楚。怎當的進退連遭。現如今山妻染病。更被他幼子

牽纏。回望着家鄉路遠。知他是兄嫂高年。好教我眼巴巴沒亂殺難相見。枉了也離鄉背井。落的個赤手空拳。

〔二旦與正末文書科云〕二哥。我這窮命。只在早晚了也。你收拾這文書。保重將患者。〔二旦做死狀科〕〔張乘舞上云〕可早來到店中也。君子。你那病體如何。〔見正末科云〕呀。原來你渾家亡了也。你如今也有些錢鈔。發送你的渾家麼。〔正末唱〕

【油葫蘆】量小生有甚人情有甚錢。苦痛也波天。則爲那家私生受了二十年。要領舊席鋪停柩無一片。要領好衣服粧裹無一件。〔張乘舞云〕君子。你不須煩惱。我這裏都已備下了也。〔正末唱〕謝員外廝濟惠。謝員外肯見憐。〔帶云〕小生若不得員外呵。〔唱〕則俺這人離財散。央親眷。兀良誰齋發與我一根椽。

〔做悲科〕〔唱〕

【天下樂】妻也知他是你命難逃。我命蹇。我想從也波前。也是宿世緣。將重孝不披輕孝來穿。想着你恩共情。想着你貞共賢。我甘心兒與你駕靈車。哭少年。

〔張乘舞云〕小二哥。着人來擡的二嫂出城外。揀個高原去處。好好的埋葬了者。〔擡下〕〔正末云〕員外。我也送他一送咱。〔張乘舞云〕你是個病人。那裏送的。便不送也罷。〔正末做悲科〕〔云〕妻也。我爲着你呵。〔唱〕
【那吒令】念不出。消災的善言。烈不得。買路的紙錢。〔張乘舞云〕我代你送出去。〔正末云〕怎敢勞動員外。〔唱〕我可也放不下。殞人的業冤。一片心迷留沒亂焦。兩條腿滴羞篤速戰。恰便似熱地上蚰蜒。

〔做走科〕〔唱〕

【鵲踏枝】我甫擡身到靈柩邊。待親送出郊原。不覺的肉顫身搖。眼暈頭旋。挪一步早前合後偃。〔正末做倒科〕〔唱〕哎。嗚。叫一聲覆地翻天。

〔云〕員外。小生有句話敢說麼。〔張秉彝做扶科云〕你有甚麼話你說。〔正末云〕小生東京義定坊居住。哥哥劉天祥。小生劉天瑞。因爲六料不收。奉上司的明文。着分房減口。哥哥守着祖業。小生三口兒在此趁熟。當那一日。立了兩紙合同文書。哥哥收一紙。小生收一紙。怕有些好歹。以此爲證。只望員外廣脩陰德。怎生將劉安住孩兒。擡舉成人長大。把這紙合同文書。分付與他。將的俺兩把兒骨殖。埋入祖墳。小生來生來世。情願做驢做馬。報答員外。是必休迷失了孩兒的本姓也。〔唱〕

〔柳葉兒〕則被那官司逼遣。他道是沒收成千里無烟。着俺分房減口爲供膳。因此上攜宅眷。撇家緣。圖一個苟活偷全。

〔張秉彝云〕元來你的家緣家計。都在這一紙合同文字上哩。〔正末唱〕

〔青哥兒〕雖則是一張兒合同合同文券。上寫着一家兒莊田宅院。這便我久後歸宗的證明顯。趁如今未喪黃泉。叮嚀你大德高賢。等孩兒長大時年。交付他收執依然。遮莫殺顛沛流連。休迷失水木根源。這便是你張員外種下的福無邊。天須見。

〔張秉彝云〕我知道了。等你孩兒長大成人。交付與他。回還你祖家去也。〔正末云〕員外。俺那孩兒呵。〔唱〕

〔寄生草〕他目下交三歲。你若擡舉他更數年。常則是公心教訓誠心勸教的他。爲人謹慎於人善。不許他初年隨順中年變。俺便死也難忘你這天高地厚情。員外。你則可憐見小冤家。少母無爹面。

〔張秉彝云〕君子。你自掙掙。這都在我身上。決不負你所託也。〔正末云〕員外。我這一會兒不好了。扶我外間裏去罷。〔做扶科〕〔正末唱〕

〔賺煞尾〕不爭我病勢正昏沉。更那堪苦事難支遣。忙趕上頭裏的喪車不遠。眼見得客死他鄉。有誰祭奠。〔帶云〕兒也。你若得長大成人呵。〔唱〕你是必休別了父母遺言。將骨殖到梁園。就着俺那祖父的墳前。古樹林峯好墓田。員

外則你便是我三代祖先。我又無甚六神親眷。可憐見俺兩房頭這幾口兒，都不得個好團圓。」〔下〕

〔張秉彝云〕好可憐也。他家三口兒來到我這裏。老兩口兒都死了。則留下這個小的。剛交三歲。他又無甚親眷。就留在我家中。撞舉的他成人長大。着他回去本鄉。認了伯父伯娘。着他一家兒團圓。也見的我久要不忘之意。〔詩云〕兩口兒身亡實可憐。留下孩兒尚幼年。待他長大成人後。須教骨肉再團圓。〔下〕

〔音釋〕 迪音屯 連音託 顛音戰 暈音運 券音勸 闕音債

第二折

〔張秉彝同旦兒上云〕自從到天瑞兩口兒身亡之後。又早過了十五年光景。安住孩兒長成十八歲了。人都喚做張安住。他却那裏知道原不是我的孩兒。我自小教他讀書。他如今教着幾個村童。時遇清明節。我到墳上烈紙。就今日和孩兒說這個緣故。想他父親遺言。休迷失了孩兒本姓。可早來到墳上也。怎生不見孩兒來。〔正末扮安住上云〕自家張安住。開着個學堂。教幾個蒙童過日。今日清明節。父親母親先往墳上去了。我須走一遭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我將着這一所草堂開。聚幾個蒙童訓。常則是對青燈黃卷埋身。苦了我。我也十年窗下無人問。何日得功名進。

【滾繡球】我可也爲甚的甘受貧。不厭勤。抵多少策頑磨鈍。也只爲不如人學做儒人。指望待躍錦鱗。過禹門。纔是俺男兒發憤。終有日際會風雲。不枉了嚴親教訓能酬志。須信道古聖文章可立身。改換家門。

〔見科〕〔張秉彝云〕孩兒。等不的你來。俺和母親先祭拜了也。你如今從頭的拜祖先。〔正末拜科〕〔張秉彝云〕有墳塋外邊那個墳兒。孩兒你也拜他一拜。〔正末拜科云〕父親。牆外邊那個墳兒。常年家着您孩兒拜他。可是俺家甚麼親眷。父親可說與孩兒知道。〔張秉彝云〕孩兒也。我說與你呵。你休煩惱。你不姓張。本姓劉。你是東京西關義定坊人氏。你伯父是劉天祥。你父親是劉天瑞。因爲你那裏六料不收。分房減口。你父親

帶你到這裏趁熱。不想你父母雙亡。埋葬於此。你父親臨終遺留與我一紙合同文書。應有家私田產。都在這文書上。我擡舉你十五年了。孩兒也。俺雖無三年養育之苦。却也有十五年擡舉之恩。你則休生忘了俺兩口兒也。〔詩云〕我不說之時思不斷。說罷之時斷了思。俺有朝一日身亡後。誰是我的拖麻拽布人。〔正末云〕這等兀的不痛殺我也。〔做氣倒科〕〔張秉彝扶科云〕安住孩兒甦醒者。〔正末唱〕

【倘秀才】俺父親口快心直怎隱。您孩兒鼻痛心酸怎忍。想着那凍餓死的爺娘兀的不痛殺人。別了兄嫂。離了家門。養下這個毒害的子孫。

〔正末對墓哭科〕〔唱〕

【呆骨朵】想着俺人亡家破留下這個兒生忿。我直啼哭的地慘天昏。不爭將先父母思量。又怕俺這老爺娘議論。則道把十月懷胎想。可將這數載情腸盡。〔張秉彝做歎科云〕嗨。他親的則是親。〔正末唱〕他道親的則是親。我怎肯知恩不報恩。

〔云〕父親母親。您孩兒則今日就請起這兩把骨殖。回家鄉去。見了伯父伯娘。將骨殖埋入祖墳。您孩兒重來侍奉。未知父親意下如何。〔張秉彝悲科云〕孩兒。則今日可便埋葬你父母去罷。〔正末唱〕

【倘秀才】侍奉着俺先人的教訓。怎敢道別了家尊的義分。您孩兒兩下裏爺娘一樣的親。怎敢道分真假。辯清渾。天地也就着俺亡家喪身。

【滾繡毬】想當日盤纏無一文。遺留託二親。痛殺我也命絕祿盡。謝父親將您孩兒擡舉成人。離了這潞州下馬村。早來到東京義定門。將俺這骨殖埋殯。認了伯父伯娘。呵您孩兒便索抽身。先安定了俺這十五年無主亡魂魄。回來報答你一雙的高年養育恩。怎避的艱辛。

〔張秉彝云〕孩兒也。你去則去。可休不回來。可憐見俺老兩口兒。無兒無女。思想殺您也。這的是合同文書。孩兒。你收執了者。〔正末做收執拜別科〕〔張秉彝云〕孩兒。你是必早些兒回來。〔詞云〕怎不教我悲啼痛苦。想

起來似刀剗肺腑。你若葬了生身爺娘。是必休忘了你養身的父母。〔下〕〔正末唱〕

【倘秀才】遠遠望高山隱隱。近近聽黃河滾滾。我則見段段田苗接遠村。到祖宅。造親境。盡了我這點兒孝順。

〔云〕哎。似這等走。幾時得到。你也行動些箇。〔唱〕

【滾繡毬】這般擔呵。我生怕背了母親。這般擔呵。又則怕背了父親。好着俺孝心難盡。做不得郭巨田真。兀的不壓掉魂。誆殺人。原來是至誠的天順。可又早動鬼。驚神。曾聞的古來孝子擔繼母。感得園林兩處分。俺今日也脚底生雲。

〔云〕則今日便索回俺那家鄉去也。〔唱〕

【煞尾】披星帶月心腸緊。過水登山脚步勤。急急不將晝夜分。心愁豈覺途路穩。痛淚零零雨灑塵。怨氣騰騰風送雲。客舍青青柳色新。千里關山勞夢魂。歸到梁園認老親。恁時節纔把我這十五載流離證了本。〔下〕

【音釋】 屈音戒 甦音蘇 剗碗平聲

第三折

〔搥旦上云〕妾身劉天祥的渾家。自從分房減口。二哥二嫂安住他三口兒去了。可早十五年光景也。我這家私。火焰也似長將起來。開着個解典鋪。我帶過來的女孩兒。如今招了個女婿。我則怕安住來認。若是他來呵。這家私都是他的。我那女婿只好睁着眼睛看的一看。因此上我心下則愁着這一件。今日無甚事。在這門首閒立着。看有甚麼人來。〔正末上云〕自家劉安住是也。遠遠望見家鄉。慚愧可早來到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遠赴皇都。急煎煎早行晚住。早難道神鬼皆無。我將飯充饑。茶解渴。紙錢來買路。歷盡了那一千里程途。幾曾道半霎兒停步。

【醉春風】俺心兒裏思想殺老爺娘。則待要墓兒中埋葬俺這先父母。一

會家煩惱上眉頭。安住到大來是苦苦。我則道孤影孤身。流落在他州他縣。慚愧也不想還認了這伯娘伯父。

〔云〕我問人來。這裏便是劉天祥伯父家。且放下這擔兒者。〔做見搥旦科云〕老娘。借問一聲。這裏可是劉天祥伯父家麼。〔搥旦云〕便是。你問他怎的。〔正末拜科云〕原來正是俺伯娘。〔搥旦云〕甚麼伯娘。這小的好詐熟也。〔正末唱〕

〔紅繡鞋〕他他他可也爲甚麼全沒那半點兒牽腸割肚。全沒那半聲兒短嘆長吁。莫不您叔叔嫂嫂不和睦。〔云〕伯娘。俺伯伯那裏去了。〔搥旦云〕甚麼伯伯。我不知道。〔正末唱〕伯伯可又無踪影。伯娘那裏緊支吾。可教我那搭兒葬俺父母。〔云〕伯娘。則我就是您姪兒劉安住。〔搥旦云〕你說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劉安住麼。你父親去時。有合同文書來。您有這合同文書便是真的。無便是假的。〔正末云〕伯娘。這合同文書。有有有。〔唱〕

〔普天樂〕我意慌速。心猶豫。若無顯證。怎辯親疎。〔遞合同科〕搥旦云。爭奈我不識字如何。〔正末唱〕伯娘可也不會讀將去。着伯父親身覷。〔云〕好一箇賢達的伯娘也。我錯埋怨了他。〔唱〕他元來是九烈三貞賢達婦。兀的個老人家尚然道出嫁從夫。〔搥旦入門科〕〔正末云〕呀。伯娘入去了。可怎麼這一晌還不見出來。我早猜着了也。〔唱〕一來是收拾祭物。二來是準備孝服。第三來可是報與親屬。

〔劉天祥上云〕自從俺天瑞兄弟三口兒一去十五年。並無音信。我則看着那劉安住孩兒。知他有也是無。我偌大家私。無人承受。煩惱的我眼也昏了。耳也聾了。〔做見科云〕兀那小的。你是誰家的。在我門首走來走去的。〔正末云〕我又不在你家門首。我這裏是認親眷的。千你甚麼事。〔劉天祥云〕不是我家門首。可是誰家門首。〔正末云〕那壁敢是劉天祥伯伯麼。〔劉天祥云〕則我便是劉天祥。〔正末云〕伯伯請上。受您姪兒幾拜。〔正末拜科〕〔唱〕

〔迎仙客〕因歉年趁熟去。別家鄉臨外府。怎知道命兒裏百般無是處。先

亡了俺嫡親的爺娘。守着這別人家父母。整受了十五載孤獨。〔劉天祥云〕你叫做什麼名字。〔正末唱〕則俺呵便是您姪兒劉安住。

〔劉天祥云〕你那裏見劉安住來。〔正末云〕則我便是劉安住。〔劉天祥做悲科云〕婆婆。你歡喜咱。俺劉安住孩兒回家來了也。〔搽旦云〕甚麼劉安住。這裏哨子每極多。見着有些家私。假做劉安住來認俺。他爺娘去時。有合同文書。若有便是真的。無便是假的。〔劉天祥云〕婆婆也道的是。我出去問他。劉安住。你去時節有合同文書。你將的來我看。〔正末云〕有文書來。適纔交付與伯娘了也。〔劉天祥云〕婆婆。休關我要。我問劉安住來。他道你擎着文書了也。〔搽旦云〕我不曾擎。〔劉天祥云〕劉安住。婆婆道他不曾擎。孩兒也。你等我來波。怎麼就與了他。〔正末唱〕

【石榴花】俺一生精細一時粗。直恁般不曉事忒糊塗。則他那口如蜜鉢說從初。並無間阻。索看文書。我則道是親骨肉。這搭兒裏重完聚。一家兒世不分居。我將這合同一紙慌忙付。倒着俺做了扁擔脫兩頭虛。

【鬬鶻鶻】我將那百詐的虔婆。錯認做三移孟母。我又不索您錢財。又不分您地上。只要把無主的亡靈歸墓所。你可也須念兄弟每如手足。便做道這張紙爲有爲無。難道我姓劉的不親不故。

〔做看擔兒悲科云〕父親母親。元的不痛殺我也。〔唱〕

【上小樓】想着俺劬勞父母。遇了這饑荒時務。辭着兄嫂。引着妻男。趁着豐熟。怎知道壽短促。命苦毒。再沒個親人看顧。閃的這兩把骨殖兒不着墳墓。

【么篇】伯娘你也忒狠酷。怎對付。則待要瞞了姪兒。背了伯伯。下了埋伏。單則是他親女。和女婿。把家緣收取。可不俺兩房頭滅門絕戶。

〔劉天祥云〕安住孩兒。你那合同文書。委實在那裏也。〔正末云〕恰纔是伯娘親手兒擎進去了。〔搽旦云〕這

個說謊的小弟子孩兒。我幾曾見那文書來。〔正末云〕伯娘。休關您孩兒要。你恰纔明明的拏進去。怎說不曾見。〔搽旦云〕我若見你那文書。着我隣舍家害疔瘡。〔劉天祥云〕婆婆。你若是拏了。將來我看。〔搽旦云〕這老兒也糊突。這紙文書。我要他糊窗兒。有什麼用處。這廝故意的來捏舌。待詐騙咱的家私哩。〔正末云〕伯伯。您孩兒不要家財。則要傍着祖墳上埋葬了俺父母這兩把兒骨殖。我便去也。〔搽旦打破正末頭科云〕老的你只管與他說什麼。咱家去來。〔開門科〕〔下〕〔正末云〕認我不認我便罷。怎麼將我的頭打破了。天那。誰人與我做主咱。〔哭科〕〔李社長上云〕老漢李社長是也。打從劉天祥門首經過。看見一個小後生。在那裏啼哭。不知爲何。我問他道。這小的。你是什麼人。〔正末云〕我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劉天瑞兒子劉安住。〔社長認科云〕是誰打破你頭來。〔正末云〕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認我。拏了我合同文書。抵死的賴了。又打破我的頭來。〔社長云〕劉安住。你且省煩惱。你是我的女婿。我與你做主。〔正末唱〕

【滿庭芳】謝得你太山做主。我是他嫡親骨血。又不比房分的家奴。將骨殖兒親擔的還鄉。故走了些路遠程途。你道俺那親伯父因何致怒。赤緊的後婆婆先賺了我文書。〔社長云〕難道不認就罷了。〔正末唱〕我可也難回去。但能勾葬埋了我父母。將安住認不認待何如。

〔社長云〕劉天祥的老婆婆無禮也。我與你說去。劉天祥開門來。開門來。〔劉天祥搽旦上云〕誰喚門哩。〔開門科〕〔社長云〕劉天祥。你什麼道理。你親姪兒回來。你認他不認他便罷。怎生信着妻言。將他頭都打破了。〔搽旦云〕這箇社長。你不知他是詐騙人的。故來我家裏打諢。他既是我家姪兒。當初曾有合同文書。有你畫的字。有那文書便是劉安住。〔社長云〕你也說的是。兀那小的。你是劉安住。你父母曾有合同文書麼。〔正末云〕是有來。恰纔交付與伯娘了也。〔社長云〕劉大嫂。元來他有文書。是你拏着去了。〔搽旦云〕我若拏了他文書。我吃蜜蜂兒的尿。〔劉天祥云〕且休問他文書。則問他那小的。你父親那裏人氏。姓甚名誰。爲何出外。說的是便是劉安住。〔社長云〕兀那小的。你既是劉安住。你父親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出外。說的是便是劉安住。說的不是便不是劉安住。〔正末云〕聽您孩兒說來。祖居汴梁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天瑞。姪兒安

住。年三歲。則爲六料不收。上司明文。着俺分房減口。各處趁熟。有弟天瑞。自願帶領妻兒他鄉趁熟。一應家私田產。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立合同文書人劉天祥。同立文書劉天瑞。保見人李社長。不期父母同安住趁熟到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雙亡。有張秉彝擡舉的我成人長大。我如今十八歲了。擔着俺父母兩把骨殖兒來認伯父。誰想伯娘將合同文書賺的去了。伯伯又不肯認我。倒打破了我的頭。這等冤枉。那裏去分訴也。社長云。再不消說。正是我女婿劉安住。擡旦云。這箇社長。你好不曉事。是不是不干你事。關上門。老的。咱家裏來。同劉天祥下。社長云。這個老虔婆。使這等見識。故意不認他。現放着大衙門。我引的你告狀去來。外扮包待制領張千上云。老夫包拯是也。西延邊賞軍回還。到這汴梁西關裏。只見一叢人鬧。張千。你與我看着。爲甚麼事來。社長叫科云。冤屈也。包待制云。拿過來。張千引上見科云。當面。社長詞云。告大人停嘆息。聽小人從頭剖訴。小人是本縣社長。他姓劉喚名安住。父天瑞。伯天祥。是嫡親同胞手足。爲荒年上司傳示。着分房各處趁熟。他父母遠遯潞州。在張秉彝店中安寓。就當日造下合同。把家私明明填注。念小人有女定奴。曾許做劉家媳婦。這文書上寫作見人。也只爲沾親帶故。是一樣寫成二紙。各收執存爲證據。誰想劉天瑞夫婦雙亡。死的個不着墳墓。剛留下這三歲孩兒。着誰人與他乳哺。到如今十五餘年。多得張秉彝十分看顧。交付與合同文書。着回家認他伯父。將骨殖做一擔挑來。指望的傍祖塋好生安厝。到門前偏撞見狠心的伯娘。把文書早先賺去。百般的道假嫌真。全不念連根共樹。眼見得打破額頭。閃的他進退無路。幸遇着青天老爺。似明鏡不容姦惡。可憐劉安住負屈啣冤。須不是李社長教唆爲務。包待制云。兀的劉安住。我不問你別的。只問你這十五年在那裏居住來。正末云。小人在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家居住來。唱。

【十二月】可憐我時乖命苦。只在張秉彝家暫寓權居。生受了些風餐水宿。巴的到祖貫鄉間。我只道認着了伯娘伯父。便歡然復舊如初。

【堯民歌】怎知俺伯娘呵。他是個不冠不帶潑無徒。纔說起劉家安住。便早嘴盧都。他把俺合同文字賺來無。盡場兒揣與俺個悶葫蘆。似這冤也。

波屈。教俺那裏訴。只落得自吞聲暗啼哭。

〔包待制云〕張千。將一行人都與我帶到開封府裏來。〔同下〕〔社長云〕孩兒也。將這兩把骨殖。且安在我家裏。我同你到開封府去來。〔正末云〕那開封府包龍圖。俺也曾見人說來。〔唱〕

【收尾】他清耿耿水一似。明朗朗鏡不如。他將俺一行人都帶到南衙去。我拚把個頭磕碎。金階叫道委實的屈。〔同下〕

〔音釋〕雲雙鮮切 妯直由切 煙音里 响音賞 屬繩朱切 獨東盧切 足臧取切 劬音渠 熟

繩朱切 促音取 毒東盧切 酷音苦 伏房夫切 捏尼夜切 賺音湛 譚溫去聲 拯音整 厝音醋 蠹音妬 唆音梭 屈丘雨切 哭音苦 磕音可

第四折

〔張千排衙上云〕在衙人馬平安。據書案。〔包待制上詩云〕鑿鑿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嶽嚇魂臺。老夫包拯。自十日前。西延邊賞軍回來。打西關裏過。有一火告狀的。是劉安住。老夫將一行人都下在開封府南衙牢裏。只不審問。你道爲何。只爲劉安住告的那詞因上說道。十五年前。在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家住來。以此老夫十日不問。我已曾差人將張秉彝取到了也。張千。將安住一起。都與我拿上廳來者。〔正末同衆上〕〔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只俺這小人不解大人機。把帶傷人倒監了十日。千連人不問及。被論人盡勾提。暗暗猜疑。怎參透就中意。

〔張千云〕當面。〔衆跪科〕〔包待制云〕一行人都有什麼。〔張千云〕稟爺都有了也。〔包待制云〕劉安住。這個是你的誰。〔正末云〕是我伯父伯娘。〔包待制云〕誰打破你頭來。〔正末云〕是俺伯娘來。〔包待制云〕誰拏了你合同文書來。〔正末云〕俺伯娘拏了來。〔包待制云〕那伯娘是您親的麼。〔正末云〕是俺親的。〔包待制云〕兀那婆子。這箇是您親姪兒不是。〔搽旦云〕這不是俺親姪兒。他要混賴俺家私哩。〔包待制云〕你拏了他文書。如今可在那裏。〔搽旦云〕並不曾見什麼文書。若見來我就害眼疼。〔包待制云〕兀那劉天祥。這箇是你親姪

兒麼。〔劉天祥云〕俺那姪兒是三歲離家的。連我也不認的。婆婆說道不是。〔包待制云〕這老兒好葫蘆提。怎生婆婆說不是。就不是。兀那李杜長端的他是親不是親。〔杜長云〕這箇是他親伯父親伯娘。這婆子打破他頭。我是他親丈人。怎麼不是親的。〔包待制云〕兀那劉天祥。你怎麼說。〔劉天祥云〕婆婆說不是。多嘴不是。〔包待制云〕既然這老兒和劉安住不是親呵。劉安住。你與我揀一根大棒子。擎下那老兒。着實打者。〔正末唱〕

〔喬牌兒〕他是個老人家多背悔。大人須有才智。外人行白打了猶當罪。可不俺關親人絕分義。

〔包待制云〕你只打着他。問一個誰是誰非。便好定罪也。〔正末唱〕

〔掛玉鉤〕相公道誰是誰非便得知。〔包待制做怒科云〕兀那劉安住。你可怎生不着實打者。〔正末唱〕俺父親尚兀是他親兄弟。却教俺亂棒胡敲忍下的。也要想個人。心天理終難昧。我須是他親子姪。又不爭甚家和計。我本爲行孝而來。可怎麼生忿而歸。

〔包待制詩云〕老夫低首自評論。就中曲直豈難分。爲甚姪兒不將伯父打。可知親者原來則是親。兀那小廝。我着你打這老兒。你左來右去。只是不肯打。張千取枷來將那小廝枷了者。〔做枷正末科〕〔正末唱〕

〔雁兒落〕他荆條棍並不曾湯着皮。我荷葉枷倒替他就將罪。穩放着後堯婆在一壁。急的那李杜長難支對。

〔得勝令〕呀。這是我獨自落便宜。好着我半晌似呆癡。俺只道正直蕭丞相。元來是風魔的黨太尉。堪悲。屈沉殺劉天瑞。誰知。可怎了葫蘆提包待制。

〔包待制云〕張千。將劉安住下在死囚牢裏去。你近前來。〔打耳暗科〕〔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做枷正末下〕

〔包待制云〕這小廝明明要混賴你這家私。是個假的。〔搥旦云〕大人見的是。他那裏是我親姪兒劉安住。